

2020年3月20日，春分。

海口这几日天气尚好，新冠疫情的影响慢慢退去，晚上九点钟，我站在阳台上，望着路灯和树影，感叹着春天终于到来。突然间，微信铃声响个不停，春夜的宁静被打破，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，诗人洪烛去世了。

说实话，洪烛这个名字对我而言既熟悉又陌生。作为一个热爱文学和诗歌的人，洪烛的作品我是读过很多的，无论是诗集《南方音乐》《你是一张旧照片》、小说《两栖人》还是颇具城市心灵史意味的《北京A to Z》，我都十分喜爱；而对于洪烛其人，我却知之甚少，只知道他是一位诗界前辈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享誉文坛，现在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工作，我知道他曾经上过电视，在央视一套《寻味中国》节目中寻味《红楼梦》中的美食文化，并成为“沉迷红楼梦研究的当代诗人”，我还看过他的博客，除了那些美丽的诗篇外，还有大量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随笔，读之使我受益匪浅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洪烛首先是一位诗人，其次是一位颇具古典气息的诗人，再次是一位儒雅的诗人。我心里有他的诗句：“灰烬，应该算是最轻的废墟/一阵风就足以将其彻底摧毁”“一万年，也不敢眨一下眼/我的存在，使等待不再是空白”。

洪烛，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？

怀着沉重的心情，我开始翻阅朋友圈里诗人朋友们的悼词，在这个宁静的春分之夜，我开始尝试勾勒洪烛，走近洪烛。

## 他像婴儿

洪烛去世的那天并不是春分，而是春分前两天。

也许是不想打扰这个世界，洪烛的家人并没有把这个消息立即公之于众，也许正是因为如此，当洪烛去世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，人们才会如此震惊。

洪烛是在一次会议上突发脑溢血病倒的，这一事件发生在2018年11月23日，对于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而言，脑溢血只要救助及时，其病愈往往是较好的，但是，在洪烛病倒后，意外一件又一件地降临在他的身上：先是由于医院没有床位，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，后来在治疗过程中又发现了主动脉夹层。如果不是疾病，人们永远不会想到一位写下那么多优美诗句的诗人，对待生命居然是如此虔诚，他顽强地与病魔斗争了一年多，在昏迷与清醒之间努力挣扎，而最终，洪烛还是去了。

诗人中岛称洪烛为“长诗之王”，是“精神疆土的征服者”，并认为洪烛的创作是“他爱的情怀与精神品质独留心中的结果”。据说，洪烛在病中曾经发过一条朋友圈，在医院里，曾经壮硕的他已经形销骨立，在配图的文字中，他写道：“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单独的人，是社区的人，是社会的人”。这可能是洪烛留在这世界上最后的文字，他爱着这世界，爱着所有与他相关的人。

在洪烛病重期间，中岛为他写了一首诗，题为《他像婴儿》，面对在无菌病房里静静躺着的旧日好友，中岛希望“梦想打开他所有过往/一切重生就在眼前”，他希望无菌病房能够像“母亲无菌的体内”一样，让洪烛重新诞生。然而，洪烛毕竟没有重生，现实无情地带走了这位杰出的诗人；然而，洪烛毕竟已经重生，以诗歌和爱的名义——洪烛将不再死去。

# 诗人洪烛：他选择了离诗最近的活法

文本刊特约撰稿 吴辰



诗人洪烛

## 诗人档案

洪烛原名王军，1967年生于南京，1985年保送武汉大学，1989年分配到北京，现任中国文联出版社诗歌分社总编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出版有诗集《南方音乐》《你是一张旧照片》《我的西域》《仓央嘉措心史》《仓央嘉措情史》等。除了诗作外，他还出版有长篇小说《两栖人》，散文集《我的灵魂穿着草鞋》《眉批天空》《浪漫的骑士》《梦游者的地图》《游牧北京》《抚摸古典的中国》等40多部。其作品曾在日本、美国、新加坡、中国台湾出有日文版、英文版、繁体字版。

洪烛获得过中国散文学会冰心散文奖、中国诗歌学会徐志摩诗歌奖、老舍文学奖散文奖、央视电视诗歌散文大赛一等奖，《萌芽》文学奖及《中国青年》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《星星》等奖项。

## 校园诗人

洪烛是南京人，1967年出生，原名王军。

1980年代初，当时还叫王军的洪烛在南京梅园中学读书，这时候，偶然接触到的两本书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》和《白朗宁夫人抒情十四行诗选》让他爱上了写诗，洪烛把自己的整个学生时代都献给了诗歌：下课时构思，上课时写诗，回家后誊写自己的作品并将其寄给各家刊物。洪烛提起这段岁月，称之为“向缪斯求爱”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洪烛的投稿得到了许多刊物的认可，《星星》《文学报》等刊物都刊发了他的作品，还有一些刊物对其进行了专访。洪烛很快成了一名有很高知名度的校园诗人。

然而，高考就是高考，其规则并不以考生的才华而变更。在1985年的高考预考中，洪烛除了语文之外，数理化一塌糊涂，他已经做好了打算要做个“待业青年”了，甚至想要去一家照相馆去打工。然而缪斯是不会亏待钟情于她的人的。正当洪烛做好打算要进入“社会大学”的时候，梅园中学的校长却认为他是一个可堪造就的人才，于是独辟蹊径地将洪烛的诗作和奖项整理装订，寄给了全国二十多家大学。当时武汉大学的校长是教育家刘道玉，接到洪烛的材料后，他十分重视，并特地派了一位老师来到南京，接洪烛去武汉面试。这是洪烛第一次出远门，而在武大珞珈山下，洪烛发现“缪斯不仅是诗神”，更是他的“命运女神”，她不仅让这位少年不参加高考就进入这座全国顶尖的学府，更为他铺就了一生的道路。

洪烛在进入武大后，曾经多次刊发他作品的《语文报》刊登了一篇报道，称其“走向新的角斗场”，洪烛也称梅园中学是他的“码头”，而当时的武大，是一片宽阔的大海，洪烛这艘船就这样驶进了这片大海，加入了一支声势浩大的诗歌舰队，并一直坚定地沿着缪斯画好的航道扬帆远航。

## 诗歌义士

广东诗人张况说，洪烛曾经被几位友人戏称为“骑士”“烈士”“猛士”，而在我心中，洪烛不仅是前三者，更是一位“义士”。这“义”是洪烛对诗歌的情义。

为了诗歌，洪烛吃得了苦。1990年代初，在那个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的时代，谁能想到一位毕业后就进入中国文联出版社的年轻诗人，能够蜗居在北京一条胡同的地下室里，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就着青菜豆腐痛饮二锅头。张况说：“兄弟们喝下去的是液态的火焰，吐出来的是固态的沧桑”，洪烛执着的用笔和纸记录下一代人的思想史。

为了诗歌，洪烛耐得住寂寞。很难想象，一个在自己诗中装满爱和美的诗人，居然一辈子未婚未娶。洪烛曾经被称为“白马王子”，可是，也许早在梅园中学的时代，他就已经注定一生只爱诗歌的缪斯。于是，当朋友向他展开逼婚攻势的时候，他回答道：“我不能为了一棵树，而放弃整个森林呀”。自从缪斯走近，洪烛的心里就有了一切，只与缪斯相处，使洪烛变得少言少语，他像海绵一样，把缪斯给他的所有静静地挤出来，写成诗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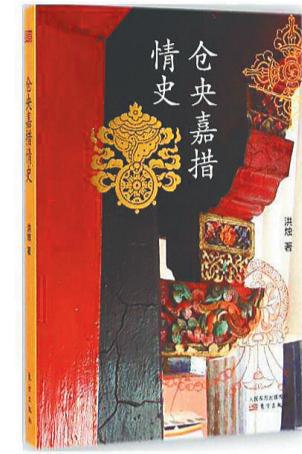
为了诗歌，洪烛甘愿无名。在和几位诗人有了第一次西藏之行后，其他诗人写下自己心中的旋律，而洪烛则许下宏愿，用近三千行的诗句让仓央嘉措复活！这是一件费力又不讨好的工作，洪烛的每一行文字，皆是自己与仓央嘉措跨时空对话的产物，这需要消耗极大的精力，将近三千行诗的壮举，也许只有这位“义士”才能凭着才华和心血才能完成；而洪烛也清楚，一旦这首长诗写成，多数人将记住的是复活了的仓央嘉措，而自己的身影则会隐藏在其身后，然而他还是义无反顾。与缪斯同行，也许必将承受无名，而无名正是诗人的冠冕。洪烛曾经追问：“在这世界上，诗人有多少种活法”，问题可能是无解，但是洪烛却选择了距离诗神最近的那种。

如是我闻：洪烛已经离开；  
如是我闻：洪烛并未远行。周



洪烛诗选

近期出版的《洪烛诗选》。



仓央嘉措情史

洪烛诗作《仓央嘉措情史》。



闲说中国美食

洪烛作品《闲说中国美食》。

## 链接

## 洪烛诗选

### ◎灰烬之歌

灰烬，应该算是最轻的废墟  
一阵风就足以将其彻底摧毁  
然而它尽可能地保持原来的姿态  
屹立着，延长梦的期限  
在灰烬面前我下意识地屏住呼吸  
说实话，我也跟它一样：不愿醒来  
一本书被焚毁，所有的页码  
依然重叠，只不过颜色变黑  
不要轻易地翻阅了，就让它静静地  
躺在壁炉里，维持着尊严  
其实灰烬是最怕冷的，其实灰烬  
最容易伤心。所以你别碰它  
我愿意采取灰烬的形式，赞美那场  
消失了的火灾。我是火的遗孀  
所有伟大的爱情都不过如此  
只留下记忆，在漆黑的夜里，默默凭吊

### ◎献给塔什库尔干的小诗

鹰越飞越高，身上有一点痒  
它要用脊背去蹭天空  
没有闪电，没有雷鸣，只是蹭掉了一片小小的羽毛  
在塔什库尔干，这片羽毛被我捡到  
撩拨得我心里有一点痒  
我要用手中的笔，蹭一蹭空白的纸  
这张白纸呀，其实比天空还要虚无  
我把手伸进虚无里了  
为了把一首诗抓住——  
“塔什库尔干，它属于你了！”